

# 日本自民黨興衰與政局前途

——朱少先——

## 一 自民黨成立的背景

日本在盟軍佔領期間，統帥麥克阿瑟爲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制定新憲法時，特別着重於軍備與軍事產業的限制，強調人民自由；以至引起政客們野心，紛紛成立政黨，從事政治活動，故初期情況相當混亂。根據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日本內務省所提出報告，當時全國登記有案的大小政黨，竟達三百六十三個之多<sup>①</sup>，各地支部亦有二百六十餘個。其中全國性政黨計有十三個，但較具規模的僅有「日本進步黨」、「日本自由黨」、「日本協同黨」、「日本社會黨」及「日本共產黨」五者<sup>②</sup>，而前三者屬於「保守政黨」，後兩者爲「革新政黨」。

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年間，除了「日本共產黨」之外，其他四個政黨，悲歡離合，變化無常，尤其是保守派三黨，時而合併，時而分裂，其情形相當複雜，戰後政黨離合經過，從附圖(一)可見其概要。該一時期，可謂是「多黨亂立時代」。直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自由」、「民主」兩黨正式合併成爲目前的「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日本政黨始由多黨化的混亂狀況，趨向保守與革新兩大政黨對立時代，政局亦因此漸趨穩定。

至於保守政黨能够合併成爲一個統一的「自由民主黨」，二十年來且能維持着「半永久性政權」，原因亦不簡單。研究保守政黨能合併成功的背景，必須從戰後政局發展來加以說明。

戰後自一九四六年五月「日本自由黨」(其後改爲「自由黨」)吉田茂第一次組閣到一九五四年五月總辭，先後五度組閣<sup>③</sup>，其間除一九四七年五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的社會黨片山哲內閣係由「社會黨」與「民主黨」、「國民協同黨」聯合組閣外，一直由保守黨執政。由於吉田茂的長期執政，遭到其他保守黨派不滿，尤其對於吉田的「獨裁」作風，祕密外交、經濟政策，多所批評；革新的社會黨亦隨波逐浪，要求轉變政局。至一九五四年一月，發生「造船貪污案」，當時頗多政界人士，涉嫌在內，司法當局原已決定

日本自民黨興衰與政局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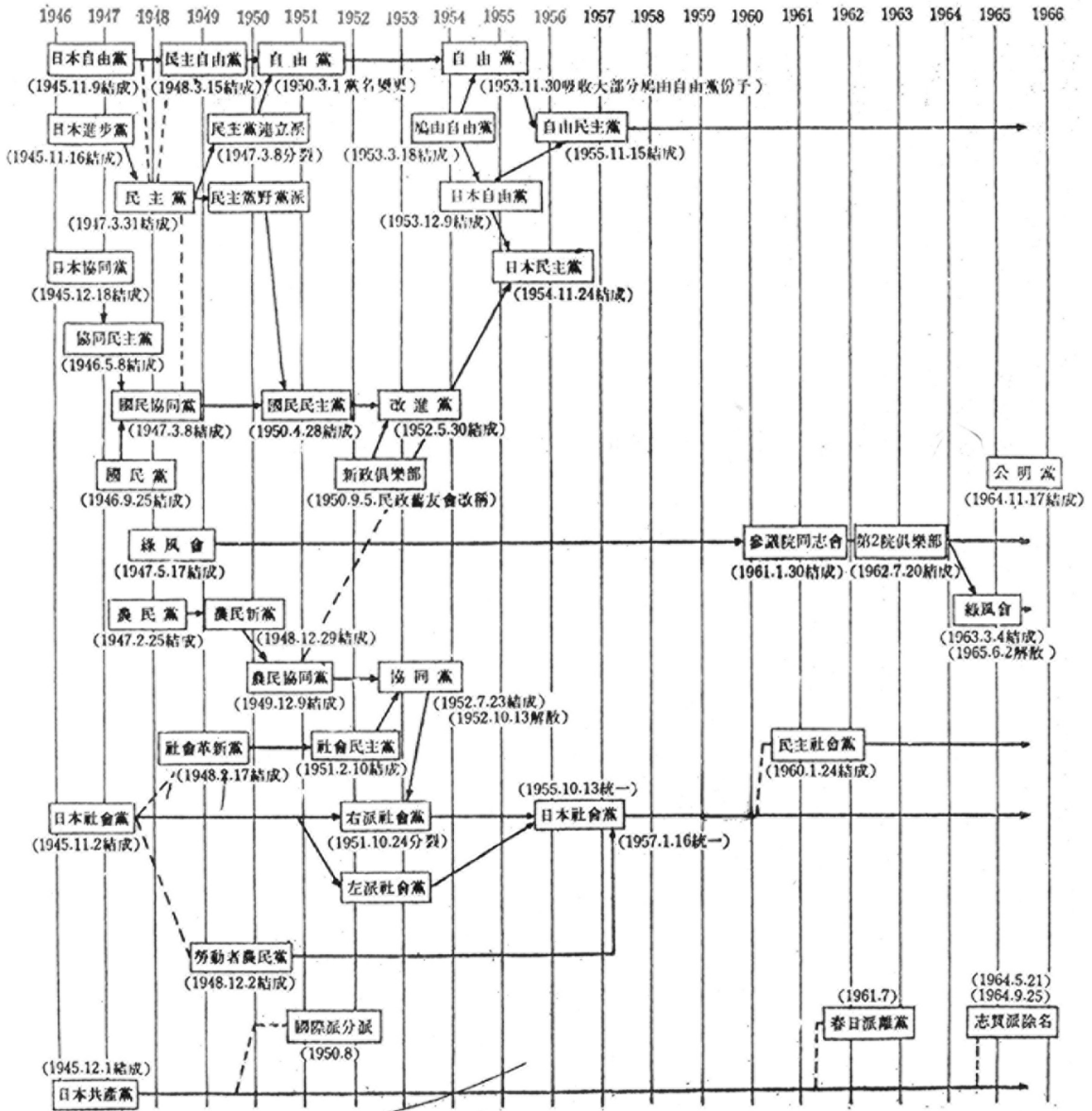
對自由黨幹事長佐藤榮作提起公訴，要求逮捕。四月二十一日法務大臣犬養健，根據日本的一項特殊法例，發動「指揮權」<sup>④</sup>，命令檢察當局作不起訴處分；但犬養法相亦於下令兩小時後自動辭職。此一事件，無疑在政界掀起軒然大波，反吉田勢力遂於四月二十八日召開「促進組織新黨議員大會」，當時參加者有「改進黨」議員七六人、「日本自由黨」八人及「自由黨」內反吉田派四〇人，展開成立新黨運動，至同年一月二十四日，以「改進黨」，「日本自由黨」爲中心，並吸收「自由黨」內部分反吉田派，正式成立「日本民主黨」，對抗吉田茂的「自由黨」。十二月六日，左右翼社會黨與日本民主黨聯合，準備在國會共同提出「吉田內閣不信任決議案」，翌(七)日因情勢對自由黨不利，吉田內閣不得不提出總辭。由日本民主黨鳩山一郎組閣(十二月十日)，並於一九五五年二月舉行第二十七屆衆院大選，結果「自由黨」由選舉前的一八〇席減少至一一二席；「日本民主黨」由一二四席增加至一八五席；「左翼社會黨」由七四席增至八九席；「右翼社會黨」由六一席增至六七席。雖然「日本民主黨」成爲第一大黨，但仍未能掌握半數以上議席，無法單獨組閣。同時左右翼社會黨在選舉中共增加二十一席，認爲前途大有可爲；且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與日本民主黨有聯合倒閣之事例；若能使左右翼社會黨合併，以此力量，不難與日本民主黨成立聯合內閣，再徐圖樹立「革新政權」。因此自大選之後，即着手左右翼社會黨合併工作。至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成立了統一的「社會黨」。

在保守黨方面，日本民主黨因在國會議席未超過半數，雖然同年三月十九日組成第二次鳩山內閣，但政局仍無法安定，且左右翼社會黨又策動合併，威脅到保守政權。因此該年六月鳩山總裁與自由黨總裁緒方竹虎會談，協商合併問題，經多次折衝，於十一月十五日成立了「自由民主黨」。至此，形成了保守、革新兩黨的「對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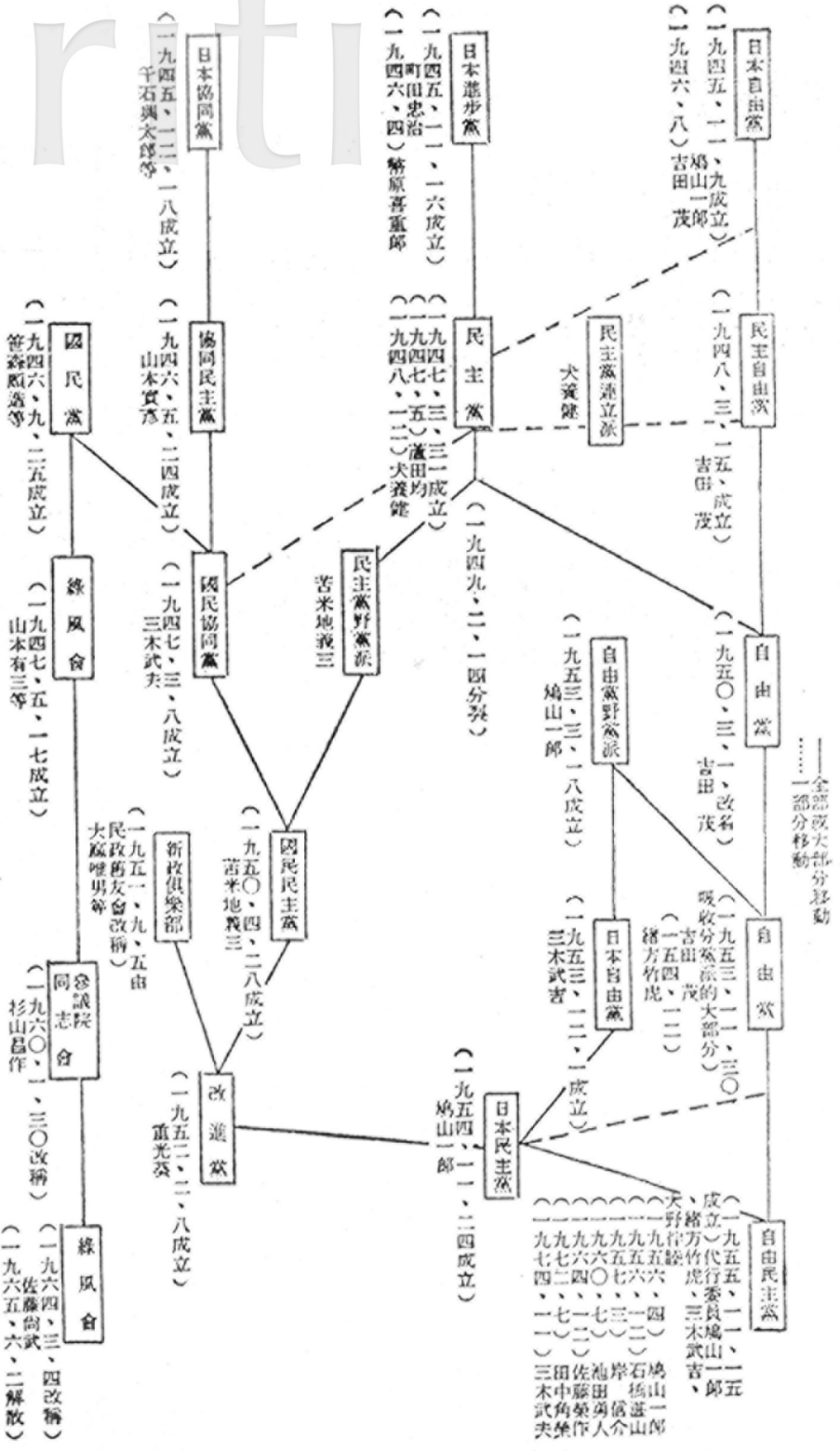
由於保守黨的合併，自由民主黨在國會佔了二九七席，雖然其內部依然派系分歧，但二十年餘來，始終維持着「半永久性」政權，一直延續到今天。戰後自由民主黨沿革，請參閱附圖(一)。

附圖(一) 日本戰後政黨變遷圖

附圖(一): 日本戰後政黨變遷圖



附圖(一) 自由民主黨沿革(戰後部分)圖



日本自民黨興衰與政局前途

## 二 自民黨政權的興衰

自民黨自統一合併迄今，執政已二十年八個月，自第二次鳩山一郎內閣以來，經過石橋湛山內閣，第一、二次岸信介內閣，五次池田勇人內閣，四次佐藤榮作內閣，繼之田中角榮內閣以迄於今天的三木武夫內閣，時間上的確是相當漫長。在此漫長歲月中，尚能為日本帶來了經濟繁榮，其國民總生產（GNP）已僅次於美國與蘇俄，居世界第三位，一九七五年國民個人所得已達四、五〇〇美元，成為「經濟大國」，在亞洲乃至世界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因此才能獲得日本國民支持，而維持長期政權。

實際上維持自民黨長期政權是依靠「日美安保體制」與「高度經濟成長」兩大支柱。一九五二年「金山和約」生效日本獲得獨立同時，日本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該約保護下，免於遭受共產侵略；更可在極小的國防預算情況下全力發展經濟。然後，藉韓戰、越戰的賜予，經濟飛躍發展，奠定了日本復興基礎。但由於國內外情勢的發展，「安保條約」若干條款，已不能配合現實需要，故到一九五〇年代後期，謀求修改安保條約及改善對美關係，要求真正恢復獨立意念，非常強烈。一九五七年岸信介出任首相以後，即開始與美國商討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問題；經過多年的協商，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完成了修訂「安保新約」工作。在日美商討修約過程中，遭到了來自在野政黨及左翼勢力的猛烈反擊，企圖以取消安保條約為手段，奪取政權；因此發生了「安保鬥爭」的嚴重政治風暴；幸賴岸內閣的堅定與自民黨的團結，勉強度過難關，但岸內閣却在通過新約後被迫辭職。

池田繼岸當政以後，受當時政治情勢限制，不得不以「寬容與忍耐」為號召，安撫在野政黨與左翼人士，以穩定政局；一面標榜「十年後所得倍增」的高成長經濟計劃，謀求進一步的經濟發展。而在外交上採取「彈性政策」。所以在池田執政四年中，左翼勢力相當囂張，政局動盪不安。同時，自民黨內部也呈現合併以來顯著的分歧現象。特別是派系之爭非常激烈，池田曾注力於自民黨改革運動，要求取消黨內派系組織，完成黨的近代化工作。但由於自民黨原係由黨派合併而成，派系積習已深，故池田的黨改革運動，徒勞無功。

一九六四年池田因病辭職，由佐藤榮作繼續執政，因當時自民黨內主要

派系領袖如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繼逝世，黨內已乏競爭對手；加以佐藤內閣在政策上，對內採取穩定的經濟成長政策，繼續謀求經濟發展；對外以日美安保體制為中心，加強與自由世界合作，對中共亦採取較堅定姿態，故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九年的五年中，日本政局最為穩定，當時在衆院四八六席，自民黨佔三〇〇席的絕對多數。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後，由於美國尼克森總統「新亞洲政策」的宣佈並倡導「以談判代替對抗」及中共「九全大會」以後發動笑臉外交，使國際姑息氣氛籠罩全球；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又宣佈將訪問中國大陸，是年秋中共又混入聯合國，翌（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正式訪問了中共政權，因此在日本便掀起了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高潮。當時自民黨內部對華政策，意見分歧，有積極支持中華民國的，也有絕對傾向親中共的，兩者尖銳對立，在對「日毛關係正常化」問題上爭執頗為激烈。

一九七二年五月日本收回琉球後，佐藤遵守一九七〇年四度競選自民黨總裁時諾言，一九七二年不再參加競選。但照佐藤原意，欲安排岸派的福田赳夫繼任，一兩任後，再禪讓給佐藤嫡系田中角榮，依照日本政治傳統及當時情勢，上項安排，最屬合理，但田中對此表示不滿，暗中與三木武夫、大平正芳等派結合，以對毛共關係正常化為合作條件，爭取當選，結果同年七月五日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經兩次投票後，擊敗福田，由田中當選總裁繼佐藤出任首相。並在九月二十六日率領大平外相等一行訪問中國大陸，且搶先美國，與毛共建立外交關係與我中華民國斷交。此一外交政策上大轉變，曾遭蘇俄的抨擊，指為與毛共勾結在亞洲製造「霸權」，一九七二年初開始好轉的日俄關係⑤，再度陷於停頓狀態。亞洲國家，也由於日本背信忘義，喪失了信賴及增加了疑懼，從一九七四年一月田中首相訪問東南五國所遭遇的狀況，可見一斑⑥；美國對田中操切行事亦有微詞。至於對內關係上，田中原欲以與毛共建交提高聲譽，鞏固政權，不料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衆院大選，遭到挫敗，自民黨議席，較大選前失去二十六席。一向以親毛共著稱的議員川崎秀二、古井喜實等均告落選；雖尚能維持過半數多數，但聲勢已大不如前。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大選，亦失去十三席，僅能勉強維持半數。此一事實，說明日本國民對田中內閣與毛共建交政策，並未予以支持。在自民黨內部，亦因「日毛關係正常化」，使「親華派」與「親毛派」對立關係更趨尖

銳。至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田中內閣總辭，「金脈事件」雖是導火線，但與毛共建交，實亦為造成田中內閣垮台的重要原因。

田中內閣辭職之後，因福田、大平兩派相持不下，為了避免黨內分裂，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裁定下，由三木武夫繼任首相，此一措施，原係在特殊情況下產生，照原來構想，由三木暫任總裁，實施黨全面改革，修改總裁選舉法後再正式經由黨大會選舉總裁。但不料三木出任首相後竟運用一九七五年一月自民黨定期大會，追認了三木總裁地位，並利用了黨內派系微妙關係，作長期政權打算，對自民黨改革問題，並不積極推進；到今（一九七六）年二月發生「洛克希德賄賂案」後，更以澈查該案為由，爭取輿論支持，繼續維持政權，本年五月初椎名副總裁發動倒閣，使三木內閣搖搖欲墜，自民黨內部亦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混亂局面。

### 三 自民黨現狀

二十年餘來，自民黨對日本確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萬年政權」的榮譽，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便發生動搖。自民黨政權趨於逐漸式微的主要原因，係由於缺乏眼光遠大的傑出政治領導人才，因此在錯綜複雜、動盪不安的國際情勢中，無法把握正確的方向，領導日本人民。一九七二年田中內閣背信忘義與毛共建交的錯誤政策，實是造成自民黨政權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以田中首相迷信「金錢萬能」，在其執政兩年半中，大搞「金權政治」，弄得污煙瘴氣，最後不得不因「金脈事件」垮台，在日本政治史上留下污點。三木武夫原以清廉政治家姿態繼田中出任首相，俾重振自民黨聲威。但三木就任一年半以來，不但未能徹底改革自民黨積弊，反利用最近「洛克希德賄賂案」討好輿論界，不顧自民黨全體利益，僅圖戀棧。因此引起了以椎名副總裁為中心的倒閣風潮，繼之又有眾議員河野洋平等六名議員宣佈脫黨另謀組新保守政黨。使自民黨瀕於支離破碎邊緣。

至於目前自民黨內部狀況，表面上雖仍維持着過去的派系組織，但派系領袖，已甚難統率本派議員；黨內超派系的各種政策研究團體，紛紛成立，各有所謀，情況日趨複雜。

最近的情況，自民黨內部主要派系與各派系在參眾兩院議員人數如下表：

派系名稱	衆院議員數	參院議員數	合計
田中角榮派	四八	四三	九一
福田赳夫派	五五	二二	七七
大平正芳派	四三	二二	六五
三木武夫派	三五	一〇	四五
中曾根康弘派	三四	六	四〇
椎名悅三郎派	一六	二	一八
水田三喜男派	一一	二	一三
船田中派	八	三	一一
石井光次郎派	六	一	六
無派系	一三	一八	三一
總計	二六九	一二六	三九七

註：(一)已脫黨之眾議員五、參議員一未計算在內。

(二)衆院總議席為四九一，參院二五二。

(三)本資料來源根據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東京「朝日新聞」。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木組閣之初，福田、中曾根、三木屬「主流派」，田中、大平為「非主流派」，其餘各派為「中間派」，勢力均衡，尚能相安無事；但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起，因三木在重要政策決定和因應在野黨方面，逐漸趨向獨斷獨行，導致黨內普遍不滿，例如「修正獨佔禁止法」時，三木竟不顧黨內大勢及經濟界意向，僅憑部份經濟學者意見作成法案，與在野黨協商後，準備在議會中提出。當時田中、大平兩派均表反對，中曾根派亦批評為一意孤行。加以三木對在野黨無原則妥協，使在野黨在國會氣焰高漲，致使去秋臨時國會中若干重要法案，均無法通過。因此黨內亦認為三木缺乏領導能力，要求召開黨大會對三木作一次「洗禮」。田中、大平派憑藉其

在黨內力量，頗有捲土重來企圖。但到了今年二月「洛克希德賄賂案」爆發後，田中本人及其週圍人士涉嫌最重，不但暫無再起希望，且其派內若干議員，已有脫離企圖。一時田中派內部相當呈動搖現象。

三木爲鞏固政權，便利用徹底清查「洛克希德案」爲號召，爭取輿論與國民支持，並藉此打擊黨內涉嫌人士，以提高其個人聲譽。其間三木除策動三木派議員，在國會提出派遣特使赴美，要求美國提供有關賄賂案全部資料外，一面又親函福特總統要求全力協助清查本案。三木此項行動，事前未與黨內領袖協商，故被指爲「沽名釣譽」，不顧全黨利益。及至該案擴大，國會亦無形停頓。直至三月二十九日因年度終了，不得不請求在野黨，先通過四十天「暫定預算案」（四月一日至五月十日），至四月九日又勉強在自民、民社兩黨議員出席下通過一九七六年度國家總預算案，其他重要法案仍無法通過，至五月二十四日草案閉幕。

今年十二月衆院議員任期即將屆滿，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又值參院期中大選，自民黨人士認爲若任三木繼續領導，自民黨在選舉中必將挫敗。因此進入五月之後，以椎名副總裁爲中心，發動倒閣運動，田中、大平兩派對此積極支持，福田派原則上同意「洛克希德案」告一段落後讓三木辭職，由新內閣實施總選，所以主張採取慎重態度。因福田躊躇不決，倒閣聲勢就大打折扣，加以輿論指責椎名倒閣，是隱瞞賄賂案手法，故一致同情與支持三木繼續執政；且六月底美國發起在波多黎各召開「七國高層會」，三木表示要親自出席，由於以上三項原因，使椎名倒閣運動也不得不緩和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六月二十日三木與椎名的直接會談，在表面上也達成了一項「政治休戰」的協議。但實際上，反三木運動，依然積極進行。椎名倒閣的第一種方式，繼續盡量爭取黨內各派系支持，必要時召開議員總會⑧，公開討論三木總裁應否辭職問題，因照椎名估計，三木在黨內已衆叛親離，人望全失，在議員總會中必可一舉推倒三木；第二種方式要求立刻召開臨時「國會」，通過上屆國會中未及通過的「財政特例法案」（發行赤字公債）及「鐵路、電信電話加價案」等重要法案，預料這些法案，在國會中必將引起糾紛，便構成倒閣的絕好機會。但目前問題，日本檢察當局正積極偵查「洛克希德賄賂案」，且已逮捕不少涉嫌人犯，受賄政要與議員名單，已呼之欲出，在本案未告一段落之前，椎名自然不敢輕易召開議員總會，三木又正好藉此

拖延臨時國會召開時間，等待情勢發展。目前情況是外弛內張，猶是暴風雨來襲前的平靜局面。不過現下情勢，也已不容再拖，預計本月底月初，洛克希德案必將查出一個結果，屆時也將是決定三木能否繼續留任的關鍵。政治暴風來臨，似已不在遠。

由於今年是衆院大選之年，自去年下半年起，自民黨內各派均早已展開競選部署，各出奇招，企圖擴大勢力，覬覦「三木以後」政權，形勢已非常緊張，及至今年二月「洛案」發生後，局面形成混亂。目前黨內「反三木」、「擁三木」對立形勢已極尖銳。祇因「洛案」尚無結果，反三木派尚不敢大舉發難，適於此際，衆議員河野洋平、田川誠一（以上中曾根派）、西岡武夫、山口敏夫（以上三木派）、小林正己及參議員有田一壽（以上田中派）等六人突於六月十四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示對自民黨不滿宣佈脫黨，籌組保守新黨。雖然河野等在黨內並無舉足輕重地位，且人數不多，但在自民黨倒閣混亂之際，有此「造反」行動，無疑又增加了自民黨內部不安。

自民黨在傳統上，元老政治家與派系領袖，對黨內事務有決定性權力，但最近數年來，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相繼謝世，田中角榮又因「金脈事件」弄得聲名狼藉，已甚少有真正領導能力之政治領袖，所以表面上雖仍維持着原有派系組織，但不少超派系的「政策集團」，應運而生。其中較爲重要的，例如以此次脫黨的河野洋平爲中心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成立的「政治工學研究所」，組成份子包括衆議員二十人，參議員五人，就派系成分論，包括了中曾根派、三木派、田中派、大平派、水田派、船田派等，而其主幹以黨內鴿派爲主，田川誠一就是親毛共的代表人物。在此稍前的一九七三年六月，又有兩個新集團的創立；一個是歙血爲盟的鷹派行動組織「青嵐會」，這個組織主要是反對當時田中內閣與大平正芳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日毛簽訂航空協定時，發揮了極大的阻撓力量。原始領導人是石原慎太郎（後因競選東京都知事而退出）和中川一郎（水田派），人數共三十一人，其中福田派八人、中曾根派九人、椎名派四人、水田派二人、船田、三木派及無派系各一人，參議員四人（福田派及無派系各二人）。其後田中運用懷柔政策、分化、吸收，目前只剩下二十一一人。（衆議員十九人，參議員二人），該會組成份子，以福田、中曾根兩派少壯議員爲核心。在此同時成立的，由現任外相宮澤喜一領導的「平和會」，擁有議員三十四人（衆議員二十七人，參議

員七人），組成份子以田中派及大平派為核心，以研究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為中心。因宮澤本身向以經濟專家著稱，並有「進步的右派」榮銜。原屬池田派，池田逝世後由前尾繁三郎繼任池田派領袖，前尾出任眾院議長後，由大平接任。但因大平庸俗，宮澤向不寄予過大希望頗有獨樹一幟的傾向。

另一大平派的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宮澤一樣，不滿大平領導，今年二月脫離大平派，以無派系長老身份，成立「千代田會」，擁有眾議員十四人，參議員十二人，共二十六人。組成份子包括各派系議員，但在黨年資較高議員為核心。標榜自由主義，理想主義，進步主義，是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組織。另一個由小坂善太郎之弟小坂德三郎在一九七一年組成的「新風政治研究會」，由小坂自兼會長，組成份子二十六人（眾議員二十一、參議員五人）包括各派議員，而小坂本身却未參加任何派系，此人雄心甚大，雖僅當選兩屆議員，即有此號召力，且大部份為新進議員，頗為黨內所重視。去（一九七五）年四月由二階堂進（田中派）所領導組成的「集團二十一」，共有議員二十人（眾議員十四人，參議員六人），以田中派為主力，另有少數無派系議員參加該組織以批評三木政治，促進政治進步為主要任務。

以上所列舉者雖以政策研究為標榜，實際上均各懷有政治目的與企圖。除了上述這些超派系組織之外，還有若干以出任議員同次數的團體，例如初任議員的「三三會」，已當選兩任議員的「獅子會」，當選三任的「拓世會」及昭和年間出生的「昭和會」等，不勝枚舉。不久前，當三木首相與椎名副總裁對立尖銳化後，黨內中堅議員，又組織成立了「有志議員懇談會」，組成份子以各派系中堅議員為主幹，該會主要目的在促進黨內團結，實施舉黨體制。聞促使灘尾幹旋三木椎名會談，該會曾有所貢獻。最近對三木內閣批評甚烈。

從上述黨內情勢，可發現過去的派系領袖——長老幹部——中堅份子——少壯派傳統性的縱的組織拘束力，已逐漸減弱，而開始從橫的方向發展，甚至脫離派系組織另創新局的傾向極為濃厚。

## 四 政局前途

自民黨既為執政黨，因此該黨安危，直接影響日本政局前途。現下政局焦點，集中在下列幾個問題：（一）「洛案」偵查結果；（二）臨時國會；（三）三木內

閣總辭及四選選問題。

關於「洛克希德案」偵查已至最後關頭，雖然結果尚無法預測，但本案已喧嘩數月，牽涉範圍又廣，賄款數字驚人，而主要行賄人員均已逮捕，受賄人員亦已呼之欲出，一般相信必有不少政要牽涉在內，偵查當局敢不敢公佈此等政要姓名，要看三木首相有沒有真正把洛案查個水落石出的決心與魄力。如果照一般傳聞，確有自民黨派系領袖及重要官員牽涉在內，一經揭曉，不但直接影響三木政權，更將影響今冬總選與明秋參院選舉，關繫着自民黨前途，所以三木亦不得有所顧慮。如果採取拍蒼蠅的方式，只拿幾個次要人物作犧牲品，勢難滿足一般國民期望，局面就很難收拾。因為，三木能否妥善處理洛案，做到真能毋枉毋縱，使人口服心服，是決定政局安危的關鍵，也是三木政治生命能否延續的關鍵。

其次是臨時國會的召開問題。上屆通常國會，因受「洛案」影響，停頓幾達兩月，至五月二十四日匆匆閉會，若干重要法案，特別是有關執行國家預算的「財政特例法案」、「鐵路、電信電話加價案」，均未通過，影響政府政務之推行。必須在近期內召開臨時國會解決，反三木派原擬六月即行召開，但三木深知上項重要法案，必無法順利通過，一旦在國會中引起糾紛，必構成倒閣理由，對三木不利，因此籍「洛案」正在偵查尚未獲得結果及出席「七國高層」會議為由，一直拖延；照三木構想，如能在七月底八月初查清「洛案」，八月下旬選擇適當時期，召開國會，一俟通過財政有關法案，即使首相特權，解散國會，在三木內閣任內進行改選，使反對者無倒閣機會。但三木此項一廂情願想法，能否順利進行，問題甚多，尤其目前黨內一般趨勢，不容由三木內閣來辦理總選，因為彼等認為照三木計劃實施，自民黨在大選中失敗無疑。因此，不論臨時國會何時召開，一場政治風暴，可能由此而起。

再次是三木內閣總辭問題，三木武夫係「日本協同黨」出身，本屬自民黨傍流，因三木派在黨內力量有限，曾多次競選總裁失敗，且曾有兩次脫離自民黨另組新黨企圖<sup>⑨</sup>。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若非福田，大平相持不下，三木難有出任總裁機會。如果三木當時能從事自民黨革新，充分表現其政治家領導才能，不難獲得全黨支持；不幸就任一年餘來，黨務革新案毫無進展，遇事獨斷獨行，且對在野黨無原則的妥協，致使國會形成混亂，重要法案無法

通過。因此才爆發了椎名五月的倒閣運動。雖然藉「洛克希德案」的輿論支持及福田派的未公開採取倒閣行動，而勉度難關。但事實上黨內除中曾根幹事長仍全力支持外，絕大部份對三木均表示不滿；目前所以不敢貿然對三木發動攻勢，第一礙於在「洛案」未查清之前不敢冒隱瞞「賄賂案」的罪名；第二，「反三木」尚未取得福田全力支持所致。

就黨內大勢而言，無論在資望、才能及與財界關係，下任首相已非福田赴夫莫屬，且福田今年亦已七十二歲高齡，也是爭取首相寶座最後機會，所以他必須採取慎重態度，靜候情勢的發展。在福田判斷中，三木內閣總辭僅時間問題，如福田尚留在主流陣營，一旦三木辭職，福田即有執掌政權可能。如果椎名、田中，大平等急欲逼使三木下台亦必須爭取福田合作。至於三木構想除藉輿論支持外極力拉緊福田不使離開主流派，繼續維持政權，待「洛克希德案」告一段落即召開臨時國會，通過「財政特例法案」等要案後，即解散國會，實施大選，只要選舉結果差強人意，三木政權極可維持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任期終了為止。不過椎名等「反三木派」，似不會輕易放棄倒閣活動，預料八、九兩個月將是日本政局變化最大的季節。

對日本政局前途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下屆衆院大選問題，如果自民黨在大選中不能獲得二分之一議席，就無法單獨組閣。目前衆院四九一席中，自民黨二六九席，社會黨一一四席，日共三九席，公明黨三〇席，民社黨一九席，自由俱樂部（即由自民黨脫黨之河野洋平等）五席，無黨派一席（另缺額一四席）；自民黨在下屆選舉中，因受「洛克希德賄賂案」及河野等脫黨影響，加以內部意見紛歧，如再由三木內閣實施選舉，欲維持半數以上議席，恐非易事。何況下屆衆院議席將增至五一一席，保持半數必須二五六席，加以執政黨另需推出閣員及國會常任委員長，所以爲求政局安定，控制國會，至少亦須獲得二七〇席。

綜觀以上情勢，由於自民黨內部紛爭嚴重，一時尚無法獲得解決；「洛克希德案」結果如何，又難逆料；如果受賄人員牽涉到部分派系領袖，極可能造成更多自民黨人士脫黨，一旦自民黨失去多數黨地位，可能再出現一九五五年以前的多黨制局面，使政局陷於長期混亂。七月二十五日脫稿

註①辻清明主編「日本戰後二十年史」第一冊（有關政治部份）第二七頁，東京「日本評論社」出版。

註②「日本進步黨」成立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日本自由黨」

成立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日本協同黨」成立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社會黨」成立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日本共產黨」係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復黨。

註③第一次吉田內閣自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第二次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第三次自一九四九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九月；第四次自一九五二年一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五次爲自一九五三年五月至一九五四年二月。

註④所謂首相與法相「指揮權」，即指首相或法相，依據「特殊法例」，在檢察當局對某一案件已決定起訴時，可發動「指揮權」，下令停止起訴不予追究。

註⑤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森宣佈將訪問中國大陸後，蘇俄爲對抗美毛勾搭，一九七二年一月派葛羅米柯外長訪問東京，與當時福由赴夫外相舉行自一九六七年「第一次日俄外長會談」後已停頓四年餘的第二次外長會談，決定開始和約談判，加強兩國經濟、文化關係及總理互訪等多項重要協議，後因日毛建交，兩國關係再告疏遠。

註⑥請參閱一九七四年二月出版之「問題與研究」第十三卷第五期拙作「田中訪問東南亞之分析」一文。

註⑦六月二十一日上三木首相與椎名副總裁在難尾總務會長列席下舉行會談時，達成下列四項協議：○自民黨現狀極令人憂慮，總裁與副總裁將相互合作，爲謀求黨內團結、打開僵局，恢復國民之信賴盡最大努力。○希望儘早查明「洛克希德案」。○在適當時期召開臨時國會，通過上屆國會未處理之重要法案。○爲肆應即將來臨之總選舉及明年參院改選，除着實進行必要之實務性準備外，應就選舉公約，解散派系，黨營選舉及其他改革坦率交換意見，期能確立真正舉黨體制，以此強有力體制面臨總選。

註⑧自民黨最高權力機構爲「黨大會」，由該黨參、衆兩院議員及全國四十七個都、道、府、縣支部代議員所組成；但遇重大事件不及召開「黨大會」時，可以「議員總會」代替。目前自民黨在國會佔有三九七席，而地方代議員不過數十人，故「議員總會」實際上與「黨大會」有同樣權力。

註⑨三木在自民黨內以「進步派」自許，據日本評論家茶本繁正在今年六月號「現代」月刊中，曾揭發三木有兩次脫離自民黨另組新黨企圖，第一次是一九七〇年與佐藤榮作競選總裁失敗之後，但因當時自民黨在衆院擁有三百議席壓倒性多數而作罷。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參院選舉後唾棄田中首相之金權體質，辭去副首相職務，考慮脫離自民黨，另組新黨，一面與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聯絡，策劃組織保革聯合政權，當時與三黨秘密會談者爲社會黨江田副委員長、公明黨矢野書記及民社黨春日委員長及佐佐木副委員長。（此事今年六月十二日佐佐木在大阪舉行「新日本思考會」講演中曾公開承認）後因由椎名裁定出任首相始告作罷。